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尚書詳解卷十四至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sub>臣</sub>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田尹衡

謄錄監生<sub>臣</sub>婁春芳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十四

宋 陳經 撰

太甲上

商書

讀此篇之書伊尹何其不幸哉當其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天下之責不在伊尹及其幡然而改以天下自任則其責在伊尹矣一出而相湯以放桀其次則放太甲賢者之為人臣也固當如是乎吾聞之曰

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伊尹之事蓋達節者之所為然天下不以為非後世不以為疑其始終之心載之于書與夫子之序事迹甚明序書以為不明而放諸桐三年而復歸作書者以為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王徂桐宮克終允德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以不明而放之既悔而復之伊尹何容心哉蓋伊尹為成湯腹心之臣受託孤之任義不與衆

臣同其放太甲也以成湯之命而放之其復太甲也亦以成湯之心而復之天下後世尚何非且疑哉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孔子序此書以為既立不明則知未立之前未至于不明也凡中材庸主不見可欲易以寡過故太甲之未立也未見所可欲也及其既立則勢位之隆尊貴

之極豈不足以動其縱欲之心哉故太甲之所以不明者為其既立故也伊尹知其不明之故在于既立縱欲之原常生于快意肆志之境故放之于桐置之于幽深僻遠之地起其悲憂慘戚之心而不見其所謂快意肆志之境則太甲于此時善端復萌惡念已消故三年喪畢復歸于亳思前日之庸愚而痛自懲艾深自改過復為賢君矣然則伊尹能必太甲之悔過乎曰太甲之必能悔過伊尹蓋預知之矣使伊尹不能

必知太甲之悔過則其初必不立之既立而放之放  
之而其終不改則伊尹之罪將不可逃矣彼霍光之  
所以不得為伊尹者為其不知昌邑之不能改也既  
立以為君而又廢之則霍光不得無慚矣雖然伊尹  
之于太甲書之所載特曰營于桐宮宥邇先王其訓  
而已特曰王徂桐宮居憂而已使太甲于桐宮而居  
喪若未甚害也而書之所載又無放字夫子何以書  
放諸桐嗚呼此有以見聖人之公心終不敢為伊尹

回護寧直書之使伊尹以過聞于天下之人而無飾  
非之心則亂臣賊子庶乎其不敢借伊尹以文姦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謨天之明命  
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  
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  
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  
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  
厥祖



阿倚也衡平也官名也湯之所倚以平天下者在乎  
伊尹故立此官以處之嗣王太甲也不惠于阿衡則  
伊尹所言太甲不順之而違之者多矣此皆其不明  
之故也伊尹于是作書以戒之舉先王之事以為訓  
曰先王成湯顧諟天之明命天之明命即天理也在  
天則謂之明命在天下則謂之理在身則謂之心顧  
者有內省之意諛者有取正之意惟其顧諟天命而  
不敢違故敬心常存推之以承上天神下地祇者此

心也社稷宗廟罔不祇敬而嚴肅亦此心也湯之心有以合天故天心有以命湯天監觀其德用以集大命于成湯之身俾之綏萬方為民之主其本皆在于顧諟之心而已惟尹躬親又能左右輔助其君以安天下之衆盖尹與湯同體一心故嗣王今日大承其基業者皆湯與伊尹勤勞之所致也嗣王豈可不知所自來哉既舉先王之君臣又舉前代有夏之君臣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夏都在亳西有夏之君能以

周而有終周者謂能畏懼于心凡治身治國無一不備苟有一毫之虧缺則不可謂之周惟其周備如此故能保其終為之相者以其君能如此則已與君同其終其後嗣王指桀也罔克有終則其虧缺而不周備多矣故不能有終既不終其所以為君人臣雖欲竭心力以終之其可得乎其本原處皆在乎君伊尹以此言責望太甲亦重矣嗣王戒哉當致其戒而無忽祇敬爾所以為君之道君而不能盡其為君道則

不惟辱其身且將辱其祖伊尹舉此二端以告之其  
意亦甚切矣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  
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太甲之不明至此極矣其始立也伊訓之書肆命之  
書祖后之書所以告之詳矣猶且不惠于阿衡及伊

尹作書歷舉湯之敬心與有夏之君臣亦甚切矣猶且罔念聞惟其庸愚之故是以聽伊尹之言如無所念聞然伊尹于是面命而言之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昧爽者天欲明而未明之時湯于此時丕顯其心無一毫人欲之累坐以待旦其勤如此猶以為未足也旁招俊彥之人求之非一方也以啟迪我後之人古之君臣所以遺其子孫者莫大于得人湯以伊尹遺太甲周武王以周公遺成王武帝以霍光遺

昭宣皆此類也爾太甲當念先王所以望後人之意而不可隕墜其命以自覆亡也命者即天理也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此又指太甲之病從而箴救之太甲之所以欲敗度縱敗禮者以其不自儉也儉者非止節用之謂心有所節而不敢為者皆儉也惟儉則可以為永久之謀如虞人之張機必省察其矢括之合于度則釋言事當審諸已而不可輕為也欲知其所以審諸已而不可輕為其要則在于敬其止以取法

于先王敬其所止則心純一而不雜率乃祖之所行則動合舊章而無過若太甲能敬其心取法先王而事無所輕舉豈有不合于伊尹之心此朕之所以懌也不惟懌在伊尹雖太甲亦有美名于萬世矣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其始也不惠于阿衡其次也庸罔念聞則視伊尹之

言如以水投石也至此王未克變則伊尹之言浸淫于太甲之耳欲變而未能也蓋其善根將發而習惡尤勝伊尹于此時知其不可以口舌爭也于是謀之于羣臣之中求所以轉移太甲之心以謂茲乃不義之事其習與性成矣太甲之性本來無此特為習所勝則性亦與習成予不可使狎近于不順之人于是營桐宮桐宮乃成湯所葬之地使之密邇先王其訓起其哀思之念而屏遠其可欲之事困心衡慮而後



有得無俾一世之人迷惑也然則太甲之不明何與  
庶人蓋君仁莫不仁君苟迷惑則一世之人皆迷矣王  
徂桐宮居憂果能修其誠信之德允德者以其誠心  
之發見也伊尹之放太甲也豈得已而為之哉其不  
惠于阿衡也作書以告之其罔念聞也則以言而警  
之其未克變也而後俾之往桐宮作書者述此三節  
而伊尹之事判然無疑于天下後世嗚呼大臣格君  
心之非者當如是哉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此章深見伊尹欣幸不已之意始者其君不明而放之君臣之際幾于不克終矣至此其君克終允德而復之君臣相與之情得以如初伊尹之忠節至此而益明其欣幸之意當何如耶三祀十有二月朔即三

年之正月初一日也喪服亦闋矣伊尹以冕服奉嗣  
王以歸亳遂作書以告太甲所以叙其情曰民非后  
罔克胥匡以生謂太甲在桐宮時民曠年無君常如  
不能相正以有生則民不可以無君也如此后非民  
罔以辟四方亦謂太甲在桐宮時不得其民而有之  
無以為四方之君君之不可以無民如此今也太甲  
復歸于亳則太甲有其民而民亦有其君矣此非天  
佑商家何以能使嗣王能終厥德乎萬世無疆之休

將于此乎在使太甲終于不明而伊尹終于放君則其何以垂休後代耶太甲之明也實伊尹啟迪之力何以歸之天耶蓋天下之理可必者在我而不可必者在天伊尹能盡其所以為臣之道而不能必太甲之悔過則太甲之所以悔過者歸之天可也設若人事之不盡而一切委之于天伊訓肆命祖后之書不作桐宮之放尹無所實力而謂太甲不明天實為之殆非聖賢所謂以義合命者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  
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  
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伊訓肆命祖后之書作矣而太甲不明嗣王戒哉之  
訓陳矣而罔念用面命之言復陳矣而未克變及桐  
宮之既放亳之既歸則王於此始有拜手稽首始有  
不明于德之責既有以自作孽不可逭而任諸已復  
以尚賴正救而責諸臣雍雍然有唐虞揖遜氣象則

知太甲固不可以言語口舌間所能正救而伊尹亦不以言語口舌之間而為之正救也然則何為不知太甲之不明而必立之及其既不明則放諸桐以密邇先王其訓伊尹必為是費力歟曰伊尹受湯之託以立太甲則太甲之不明伊尹雖知之亦不敢忘君命也尹知太甲之不明亦知太甲之能悔過故以成湯之命而立太甲無害也向使太甲終于不明則尹之心其始必不立也君而稽首于其臣可乎曰伊尹

乃受遺託孤之大臣禮貌之所必加而不可拘于君  
臣之常禮也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不類不善  
也所以致于不善者徒以不明之故所以欲敗度縱  
敗禮以自取其戾天作孽猶可違謂災之自天者可  
以已而禳之若成王悟而天反風宋景公出仁人之  
言而熒惑退舍是也災之自己作則已受之尚何逃  
耶如秦隋之奢侈天下終為漢唐所有雖人力有不  
能振救也既往背師保之訓弗能于其初悔之不可

追矣尚賴正救以圖其終則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之言不得以繼聞也其遷善之喜為何如耶雖然伊尹亦嘗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矣亦嘗引先王制官之說以告于王矣書之作亦未嘗不在于先王顧謾天之明命矣言之陳亦未嘗不在于先王昧爽丕顯矣凡所以為太甲告歷歷于茲殆未始棄成湯之桐宮之放亦不過密邇先王其訓而已奈何成湯之訓伊尹援引以為之告則終不能變太甲不明之累



放之桐宮使之密邇先王乃可以使太甲終允德何  
耶夫古者朝廷容面折廷諍之臣以補人主之闕話  
言以告之而正所以誘掖之也不言何以訓誨歟曰  
此正伊尹造化太甲也訓導之弗知教誨之弗率是  
其心之奢侈外物得以役之于伊尹之言無所受納  
營于桐宮則口傳不若意憶外物無以役其心聲色  
無以役其耳目自然善心油然而長謂之克終允德  
固宜然成王有過周公撻伯禽太甲有過伊尹放之

于桐無非所以造化之也太甲之克終允德也聞伊尹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數言而太甲遂為之稽首知其不明不類敗度敗禮如此其曉然見一己之過何耶蓋向也在不明之中則方且以不類為是以敗度敗禮者為當然則伊尹之言如未聞也至此則良善之心油然而生始悟向者之非庶幾來者之可圖宜其厯數已過如是其曉然也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又曰生于憂患而死于

逸樂蓋上智之資者則不待有所激而自然為善苟  
非上智則啟發之機必有待于憤懣者矣太甲之悔  
過也豈非桐宮之放有以動心忍性而然歟秦穆公  
無殺之敗則必無秦誓之作漢武帝無巫蠱之禍則  
必無輪臺之詔大抵欲觀人之良心發者必自其悔  
過者觀之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  
惠困窮民服厥命固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

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  
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此伊尹就太甲良心既發處又從而推廣之也孟子  
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克之則足以保四海  
太甲之心正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矣故伊尹所以推  
廣之之意則曰脩厥身謂天下國家之本皆在于身  
允德者即誠實之德也人欲不留無一毫之偽即允  
德也太甲能悔過即知允德矣然允德之在身者未

足為允德之至必使協于下而後可以為明君協于下者愛人而人親之治人而人治之禮人而人答之此協于下也若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其可謂之允德乎于是又即成湯之德所以協于下者為證先王子惠困窮困窮之民若不必恤也而湯子愛之加惠之即允德之推也未幾而民服厥命則罔有不悅未幾而有邦厥鄰之人皆徯我君之來有以恤我而無罰何以使人至于是哉允德之協于下也觀

此當知伊尹于戒王之際未始一日忘于成湯也太  
甲即位之初不明之時伊尹固嘗援引先王以為訓  
矣太甲悔過之後若不必復泥于先王可也而且不  
忘焉盖以大臣之告君不患君之不從而患其言之  
無所據夫人之情莫不信于有所據而疑于泛然之  
辭也伊尹欲其君行己之言則不得不有以信其心  
欲信其心則不得無所據是以即成湯而為之據使  
太甲心朗目耀曉然于面前無惑疑不決之患則始

終之詞不得以異其說以至太甲下篇咸有一德之篇開口措辭之際莫非成湯之事迹則伊尹其善于告君歟既以成湯而陳之于前次以太甲而例之于後意者蓋欲使太甲法成湯以為之據也王懋乃德乃德非自外來也即中心之允德也視乃烈祖成湯當以先王為準的無時豫怠則勉之又勉有一時而豫怠則不足以為允德矣即此德則奉先而思考以事親即此德而接下則思恭以待其臣即此德以視遠

則惟明而不為淺近之見即此德以聽德則惟聰而  
不為側言之信其用不同而其為允德則一也太甲  
而能至于此則伊尹承王之休美無所厭斲矣  
人臣之樂豈在于爵位之崇一己之奉為妻子計為  
持祿保位計哉君心既格則人臣之樂無以加此矣  
曰朕云者天子自稱曰朕伊尹自稱以為朕蓋古者  
朕之字即訓我非有君臣之別自後世始分朕為天  
子之稱禹曰朕德罔克皋陶曰朕言惠周公曰朕復子



明辟皆可証也

太甲下

伊尹申告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  
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申告者有重複不已之意太甲三篇之書當作三節  
看上篇乃其過未改之時其君方在縱欲之中故伊  
尹所以攻之者尤峻中篇則方改過伊尹有所憚之  
情故其辭寬緩和柔下篇則已改過之後矣人莫難

于過之已改而過之未改者為易蓋過之未改其過顯然人所同見故迷之極者必返而縱欲之極者必知變苟能返而變則良心頓回矣及過已改之後兢兢業業戰懼是念惟恐有過之在身則庶乎知免矣若自謂其過之已改泰然無事則必有進銳退速之患此伊尹之所慮也故下篇之書尤嚴所以隄防之于其終而指示之以踐履篤實之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

克誠人君之有天下上當有以得天下當有以得民  
幽當有以得鬼神天之無親民之無常懷鬼神之無  
常享則人君者其何所恃哉此蓋于至難者警之也  
雖然至難之中有至易者存天人之心與鬼神之心  
吾不求之于彼而求之于我惟敬則為天所親敬者  
天之理也惟仁則為民所懷仁者人之心也惟誠則  
為鬼神所享誠者鬼神之德也天位艱哉自其無親  
無常懷無常享觀之豈非至難人君不可以位為逸

樂之具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德者即上文敬與仁與誠之德也合之則為一用之以事天則為敬以愛民則為仁以事鬼神則為誠有德則其心常存事事無所失故治無德則心出其位事事不止其所故亂與治世而同其道則無有不興

與亂世而同其事則無有不亡事與道所以異者必  
治世不同其道而後可事有變而道無變如三聖相  
授所守者一道若以事論則夏商之官非唐虞之官  
夏商之刑已非唐虞之刑故不必同其事也若亂世  
則其道有不足言但有一二事之同則足以亡國如  
厲王之弭謗秦王之禁偶語之類是也終始慎厥與  
者終始常一心謹其所以與治同道而無與亂同事  
可也安危存亡之機常在于決擇之初謹其所與則

知所趨向取舍矣自非明明之君安能決擇如是之  
審哉先王惟時懋敬厥德此言當與先王同其道也  
先王所以能配合上帝與天同其大者惟在于懋敬  
其德敬即天德也能勉敬其德不欺不愧無作無輟  
豈非天乎今王監先王之善業當以此為監則與治  
同道者得矣伊尹此言蓋欲太甲亦以懋敬為心純  
一不已方可以繼先王不可謂過已改而無所事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

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記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易曰知崇禮卑蓋為學之道當有次序徐行後長即堯舜人倫也故皆天理若夫語高遺卑言體不及用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自謂得性命之淵源而簡薄于日用常行之間皆升高而不自下陟

遐而不自邇者也太甲之未改過未知德者也伊尹  
故無用此言及已改過已知德矣太甲之心安知不  
以德為止于是乎以德為止于是則日用行常之際  
細微之事未必不忽畧此伊尹所以有自下自邇之  
言欲其務實也民事不可輕當以為難而後可太甲  
若自謂吾過已改吾德已知于民事如此足矣豈非  
輕乎位不可安當以為危而後可太甲若自謂吾過  
已改吾德已知于位如此亦無害矣豈非安乎稍有



一毫自矜自恃之心便謂之輕謂之安慎終如始太  
甲此心兢業戰懼之于終亦當如其始未改過之時  
自怨自艾處仁遷善如此則可若言逆汝心而遂拒  
之言遂汝志而遂受之豈慎終如始之道哉人之情  
安于順已而惡其拂已者必是以己為是此有我之  
心未忘也今焉屏去好惡逆順之私情而惟以理為  
主則言之逆汝心者必求其言之所以合于道不然  
彼何為而逆我哉言之遜汝志者必求之非道不然

彼何為而遜我哉雖然逆己之言亦有時而不合于道者遜己之言亦有時合于道者然逆己之言合道為多遜己之言不合道者為多亦在夫求之者而已矣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此二句尤為切天下之理必有思也而後有所得必有行也而後有所成伊尹所以告太甲之言不為不諄諄矣若太甲自不能思思而不能行又奚益慮之者所以知乎此而為之者所以行乎此也若一人至于元良而大善則君仁

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萬邦以貞寧不信然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

休

此伊尹不惟警太甲又以自警也不惟以自警亦所以示萬世君臣之法一人元良萬邦以貞矣人君之心可以已乎曰未也若斯須不謹辯言一入則先王之政將紛更變亂治俄而亂安俄而危矣辯言者人君之所易喜也誘其君以富強而動其君于功利則

鮮有不聽者此帝舜命禹于允執厥中之後必曰無  
稽之言勿聽夫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之後必曰遠  
佞人也人臣之有功孰非當為之事若貪其寵利則  
以成功自居成功而不退必有後患伊尹至此將有  
告歸之意矣聖賢之處斯果何容心哉當其以天下  
自任也一出而相湯伐桀再出而放太甲今太甲已  
克終允德功成當退所過者化豈復有所貪哉周勃  
霍光不知此意所以不免有廷尉之繫赤族之誅人

之不可以不學也如此君不以辯言亂舊政而全其  
所以為君之道臣不以寵利居成功而全人臣之節  
邦之休美也信乎其永也

尚書詳解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十五

宋 陳經 撰

咸有一德

商書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伊尹示太甲以傳心之要故咸有一德之書作焉太甲克終允德則其德固一矣然人心無常苟一念之差則前日之

允德安能保其不變告歸之際猶以是為慮一德亦大矣在堯舜謂之執中在武王謂之皇極在夫子謂之忠恕一貫在子思謂之中庸在孟子謂之浩然之氣實一物也明乎一德之理則推而至于用人已一也君民一也幽明一也古今一也始終一也將無適而非一若人與己君與民幽與明今與古終與始猶有毫釐之未合是猶有二者存而非一也故此篇言一德必極于天人之合古今人已之合蓋德之體自



當如此亦如中庸之誠其用甚大其所推者甚廣然  
必謂之咸有一德者以君臣之際皆有此一德也有  
堯舜為之君必有禹臯為之臣若有一德之君而無  
一德之臣皆不足以共治然一德之臣亦在乎有是  
君足以知之任之而已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咸有一德之書作史者既言伊尹復政厥辟將告歸

乃陳戒于德其事已顯矣故夫子直叙之曰咸有一德嗚呼人臣進退之節未有如伊尹之兩全者也世固有功成而身不退威權震主而卒受赤族之誅者亦有功成身退飄然長往不復為國家遠慮者觀伊尹相湯伐桀出生民于塗炭保衡之寄輔導太甲卒為賢主人臣之功至此極美矣而乃復政告歸前日之功一毫不有陳戒其君以一德愛君之誠惓惓不忘此其于人臣之節所以為兩全歟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伊尹將言一德之戒必先以天為言所以啟人主之敬心天之所以難信者以其命之無常有從違向背于其間也自其從違向背者觀之謂之靡常可也自人事觀之常其德則位可保孰謂天之無常乎常德者即一德也不一則安能常厥德非常則九有以亡

若夏王是也夏王不能常其德則是失其本心矣夫德之一者即神也即民也即天也此其理之至一者也桀既不能常其德則是不與神為一矣故慢神不與民為一矣故虐民不與天為一矣故天弗保此亦理之必然者也天既不與桀則必求夫一德而與之監觀萬方有開導之命眷求一德之人而俾之為神主此所以假手于我成湯以伐桀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

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此言湯與伊尹君臣之間皆一德者也夫德之一者何也其理則根諸心其用則與天地萬物無間至一而無二至誠而無偽至精而不雜者是也苟有一毫之偽與雜則是二而非一矣所謂天地一元古今一時人物一理遠近一貫之一也惟尹湯君臣有此一德則感而遂通天人為一而遂能克享天心受天明

命君民為一而遂能有九有之師以革夏正蓋天下  
只有一理初無兩樣古之聖人齋心服形于屋漏之  
中而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在此惟  
其至一而已易之所謂至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  
此理也非天私我有商以其所佑者在德非商求于  
夏民以其所歸者在德當其一德時天之心在此民  
之心亦在此其本同也天有心于私之商有心于求  
之不惟不足以得天人之心而一德之體亦有虧矣

尹有一德而自言暨湯先已後君者其不失之誇伐  
歟曰尹當太甲未明之時斯言未出也尹當太甲既  
明之後斯言未出也今其告歸之際其心切于為君  
故直言無隱諱無藏匿必欲太甲效法成湯可也時  
湯既沒太甲何以見知是必先已而後湯俾太甲即  
以知湯之一德也聖賢以公天下為心不事於形迹  
之意如此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

惟天降災祥在德

德惟一動罔不吉當其德惟一之時粹然無瑕如明月之珠如夜光之璧舉動無適而不得其宜此即吉也德二三動罔不凶當其德二三之時心勞日拙動輒窒礙此即凶也然則德止有一德奚從而二三也自人為之私言之則有二三自天理之公言之即一德也吉凶之所以不差者皆在乎人非于人之外別有吉凶天之降災祥者即在乎德非于德之外別有災



祥六經之所言吉凶禍福者皆自其已求之而非自外來也使吉凶禍福而自外至則禍可以禳而去福可以祈而得伊尹豈教太甲以俸福而苟免其禍者哉則知此言吉凶災祥者就德而言不誣矣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此伊尹指示太甲以一德之要至為親切者也今嗣

王新服厥命謂即政之始服此天命矣當維新厥德可也新者對舊而言之舊則有委靡因循而不振之意新則純一不已日進無疆也伊尹又慮太甲不知所以新厥德而徒以紛更改為者謂之新故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所以謂之新非其紛更改為者之謂也終始惟一之中自有新之理存焉蓋體常盡變之理自當如此終始惟一者誠而不變者也時乃日新者其變愈出而其應愈不匱也雖日新之功千變

萬狀而吾之至一者未嘗分明乎此則所存者神而  
所過者化實未始有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實未始  
為也至是則德之盛矣非躬行之至者不足以盡此  
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知此惟人君既有此一德則  
人臣之有一德者自然能知之知而必能任之故任  
庶官者必惟賢才選左右之大臣者必謹擇其人則  
人臣之有一德者皆為我用矣然則人臣之所以貴  
乎一德者蓋其任甚重其責匪輕豈可以非德而居

之臣之所以為上者以其為君之德期于致君者也  
臣之所以為下者以其為民期以澤乎民也君民之  
責聚于人臣之身則君之擇人難于未用之先不可  
以為易而妄進之也謹之于已用之後不可以為忽  
而使小人或間之也既盡其難與謹則所與者必君  
子矣所與者皆君子則自然君臣之間可互相濟而  
為和道同志合而為一此一篇大抵言有一德之君  
者斯能用一德之臣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  
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  
生

上章既言一德之見于用人矣猶以為未也此章又  
言一德之見于擇善猶以為未也又言一德之效驗  
見于萬姓咸曰大哉一哉人君不可以任官賢才左  
右惟其人而遂自止也必當廣而求之惟善是從審  
而擇之惟一合德亦何常師之有苟主于善吾從

而師之人莫不各有所長能其一不能其二工于此或拙于彼惟主于善則寸長者皆在所師其求善者無有不廣矣善無常主善有似仁而不為仁似義而不為義似忠信而非忠信者自其近似者觀之亦謂之善非善之正也必當詳擇而審之以求合于純一不變然後可以為善之至其擇善者無有不精矣擇善而至于協于克一自非在己者先有一德安能如是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此言一德

之效驗也君與民同此一也吾有一德則民安得不稱頌之大哉王言以王言之出皆公天下為心則如之何而不大一哉王心因其言以探其心所言在是而所行亦在是終始不變如之何而不一咸曰以見同然之心又曰以見不已之情使人君自謂有一德而百姓不稱頌之百姓雖稱頌之而未至于咸稱頌之百姓咸稱頌之而未至于又稱頌之皆未足以言一德之至也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先王之

祿如之何而綏安之斯民之生如之何而底致之當  
其一德之時先王之祿與烝民之生皆在其中矣宗  
廟享之子孫保之而先王之祿自吾一德而安各安  
其居各樂其業而斯民之生自吾一德而致一德之  
效顧不大哉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  
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  
民主罔與成厥功



純一不已而已者非純至誠無息而息者非誠一德者純誠之德也苟有自怠自足之意則不足為一德矣求之于七世之廟又當求之于萬夫之長又當下至于庶民匹夫匹婦之微無不各使之盡其情此則不已不息者也七世之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有德之主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曰可以觀德是古今為一者也萬夫之長謂居民之上為諸侯智足以整齊萬夫者故曰可以觀政是人與已為一者也君

得民以使民得君以事君民之勢其相須如此之切  
其可不使人盡其情若以己為廣若以人為狹自謂  
有餘而他人莫己若則訑訑聲音拒人千里匹夫匹  
婦苟有寸長者安得自盡乎匹夫匹婦既不得盡其  
情則人主孤立寡聞誰與共成其功乎是君與民又  
欲其為一者也此章所言豈以人主既有一德必須  
觀德于七廟觀政于萬夫之長求善于匹夫匹婦哉  
蓋一德之體無往而非一古今人已君民猶有二者

存焉則不足以為一德之至矣此伊尹因太甲悔過之後可與言而言之與堯舜授受執中箕子為武王陳洪範一意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此數篇皆逸其書其書亡而其序存沃丁太甲之子

也伊尹既歿則沃丁以三公之禮葬之其臣咎單遂  
訓述伊尹平生之事守之弗失如曹參守蕭何故事  
然咎單作明居蓋司空之官也唐虞以司空宅百揆  
意者商朝亦然則咎單者繼伊尹而相者也伊陟伊  
尹之子也為太戊之相亳有妖祥桑穀之木共生于  
朝朝非木之所生此妖也君臣之間謀所以恐懼修  
省以銷天變故伊陟贊告巫咸謀之于同列而咸又  
四篇之書作咸又者以巫咸能作又王家也太戊贊

告于伊陟謀之于臣而伊陟原命之書作原命者原  
臣名既以告伊陟又以告原也惟其君臣恐懼更相  
告戒如此此所以能銷大變而太戊伊陟巫咸卒為  
商之賢君賢臣也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  
于耿歷世未久而累遷都蓋所居近河世有河患則  
其遷也亦視民利而遷不獲已者也

全唐詩話卷十五

卷十五

尚書詳解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十六

宋 陳經 撰

盤庚上

商書

堯舜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治水之役征苗之役盖  
有先意承志奔走惟恐後者其君固未嘗有言而民  
亦不待言而自從也商德之衰盤庚欲為遷都之舉  
而民敢出怨言以怨其上其君又從而諄復告語之

示之以禍福陳之以利害上篇所以告之于未遷之時中篇所以告之于將遷之際而已遷之後又為下篇之書以安慰之亦足以見其號令之繁而風俗之薄矣然則盤庚不得為商之賢君歟嗚呼讀盤庚三篇之書者可以見三代之君民矣天下之患莫患于勢隔而情不通勢隔而情不通者民有所爭于心隱忍而不敢言則亦蓄憤含怒而已斯民蓄憤含怒于下而君尊如天以勢臨之則關節脉理始不相通今也



盤庚之民有懷輒吐有言輒發而為之君者又從而  
撫摩開導之俾之心平氣和有相安而無相賊此豈  
非其真情者乎孟子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  
商民歷文武成康四十餘年而不服周家此豈無自  
而然哉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自殷而遷亳特一遷耳安有五遷此蓋為民之  
胥怨而言之也遷都大事也自成湯遷亳仲丁遷葛

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又遷于亳自湯至盤庚已五遷矣將治亳殷未治也民于是咨嗟相與出怨言蓋其懷土重遷好安惡危之情固爾也盤庚于是作三篇之書以告戒之而以口舌代斧鉞則盤庚亦忠厚矣余有以見聖人亦有違衆而自用者矣夫善鈞從衆聖人與衆同所欲也人情之所順則事舉而易成人情之所拂則事作而多敗聖人安用違衆哉聖人所謂違衆者從夫天下之公理而已人情在是

而理亦在是徇人情可也人情在是而理不在是則是理在吾心矣吾將屈于理而徇人乎抑亦屈于人而徇理哉吾惟屈于人而徇理則大公所在事久論定向之怨者將為今之安矣則聖人之所謂違衆者是乃從衆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盤庚欲遷殷而民不往從其所欲居盤庚于是乎率呼衆憂之人而出直言以告之我王祖乙之來此耿邑則既居于此矣亦惟愛重我民而不忍盡殺害之所以去害就利而遷于耿豈意耿邑復有河患汝民復不能相正以趨生生之理予既考之于卜亦如我之謀則人謀鬼謀皆相契合我之遷可以無疑矣商俗尚神三復聳牙之書大率以鬼神為言上篇曰卜稽中篇之說尤詳下篇曰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

其本一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  
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  
業底綏四方

先王有所服行無非恪謹天命天命即天理謂順天  
理而行當遷即遷也先王之慎天理如此猶不常安  
寧不常其邑居至于今已五邦矣今若不能承繼古

先王所以恪謹天命之意而徒懷安不肯遷則天斷  
絕汝命于此耿地而爾不知之矣何況能從先王之  
功乎木已顛仆尚有萌蘖可以再生之理若今耿邑  
已是圯壞能遷徙于新邑則可以再復天之意將永  
我之命庶幾自此可以紹復先王之業而繼承不已  
自此可以底綏萬方而民各安生業利害在此甚明  
爾其可不從我以遷乎夫命既在天而曰恪天命罔  
知斷命天其永命何也大抵古人以當然之理為命

而不以或然之數為命，勅天之命，祈天永命，皆自己而言之也。若在己者，不能盡其當然之理，立乎巖墻之下，與陷于桎梏而死，語人曰：「此命也，而可乎？」如使盤庚不遷都而耿，邑有河患，民不聊生，國將滅亡，而歸之命可乎？循乎理之當然，則得其命之正者也。

盤庚數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君至尊，民至卑，在位之臣則處乎尊卑之間，達上之

情于下而達下之情于上者也盤庚知小民有怨咨之言惟恐君民有隔絕窒塞欲使之血脉貫通故教于民而君情之未易達也必由乃在位之臣宣其德意志慮以告之又慮夫民情之不得以達于上也于是戒在位之臣以常行舊事而正其法度在于無伏小人之攸箴而已蓋小人箴規之言自昔先王之世使之畢達于上而未嘗抑塞之則所謂舊事者莫先于此也能如此則君民相與一體無間命衆悉至于



庭謂羣臣以下皆至于庭告以君之意使之達于民者也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來汝衆人告汝以教誨之言汝當謀去所以傲上從  
康之心傲者以違君之命而不肯從也從康者以其  
懷一時之安而不為後日慮也當時羣臣所以不遷  
其病在此二字盤庚直指病而告之古我先王亦惟  
圖任舊人共政舊人者歷年多更事熟見利害甚明  
者也故先王必惟舊人是任而新進少年不用之亦  
足以見盤庚之時所欲遷者皆老成之人而不欲遷  
者皆新進少年者也惟先王圖任舊人與之共政故

先王有號令播告于下斯民見上之德意無所隱匿  
所以尊達德意者豈非舊人是賴我先王蓋不徒以  
言語聳動人也而行之以身又致其敬而無有過言  
斯民因王之意而信王之德則自然丕變翕然惟上  
之從也豈聞有傲上從康也哉先王所用之舊人如  
彼而汝之所為者如此聒聒然無知徒以險膚之言  
起人之信險則易動膚則易入皆非真實之言也予  
不知汝之所爭者抑將何謂盤庚至此灼然有所見

不惑于羣議若非我之自荒大其德以為必遷若從  
汝之言惟汝含容以為德則使汝終不畏我一人猶  
之觀火燎原坐視不救則我以拙謀成汝之過矣若  
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此亦  
指其傲上從康之心而告之也君唱而臣從先難而  
後獲此自然之理也今我欲遷而爾臣反傲上而不  
從曷不觀之于綱乎綱之有綱猶臣之有君舉綱則  
網自有條豈有君欲為而臣不欲者乎今我欲圖為

久之計而爾臣反從康而憚勞曷不觀之農乎農之  
于田猶人之于事服田力穡則必有秋成之望豈有  
懷安怠惰而欲有所成乎此又盤庚托物以明理使  
之因物而有所悟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  
積德

黜退也當黜其傲上從康之心而從其本心則真實  
之德見矣當傲上從康之時本心既失以險膚之言

恐動衆人安其危利其菑夫豈有實德及民乎汝苟能黜乃心而使實德及民以至于爾之婚姻朋友他日享其生之樂則生民與婚姻皆受汝之實惠我于此時方敢丕大其言以稱揚汝之善謂汝有積德其德之積自先世以至于今非一日也當時在朝之臣皆世臣巨室之子孫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

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  
何及

盤庚于此分析利害甚為明白上章言有條不紊乃  
亦有秋施實德于民汝有積德是皆以其利者告之  
此章又言罔有黍稷自生毒自災厥身乃奉其恫是  
皆以其害者告之曰如此則有利如此則有害汝當  
知所決擇也爾若不知所畏懼大為害于遠近之民  
如惰農偷一時之安不知勉強以作勞不服事于畝

畝則終無有黍稷之獲饑寒將至矣汝不知以善言而告諭百姓他日民不安居則是汝自生其害以至于敗禍姦宄之惡皆叢聚于爾身以自取其災矣汝羣臣乃民所視效不導民于善而反以惡先為之唱則是汝自奉其恫猶自取其災也痛既自奉于其身則他日雖有悔亦無及矣凡此皆極言其害處以告之謂之自毒自災自奉其恫以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也



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  
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  
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  
有咎

盤庚既分析利害以告之至又示之以一己之權以  
為刑罰特我不忍用之也而汝不可以我為不能用  
刑也相視小民尚且知顧箴之言恐其言之發有口  
舌之患曾謂士大夫之所為不若小人哉况我制汝

短長之命生殺自我予奪自我汝苟有所見何不直告我而乃胥動以浮虛不實之言恐動沉溺衆人乃是汝無所忌憚不若憚人之顧箴言也火之燎原人不得而近之其勢亦熖矣尚可撲而滅之縱汝羣臣肆浮言于下我豈不能用刑以撲滅之乎至于用刑撲滅則是汝衆自為不安非我之咎也盤庚豈真用刑哉特以是而警之爾于此可見古人之刑亦不苟用必三令五申水洊至習坎重巽申命迨其久也而

猶有不率則法施于不得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聖人何嘗用心于其間哉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遲任古之賢人也人求舊則其所見也審器求舊則其為用也利借器以明人反而觀之則器不可以同

乎人者也盤庚之意以謂人當求舊則老成之言在所當聽而世臣之子孫亦所當念當時在朝之臣皆先正之子孫古我先王暨汝之祖父安與之同其安勞與之同其勞豈以今日不念其子孫敢以非禮之罰加之乎汝之祖父既勤于王家則為之子孫者在

我當世世選汝之功勞不敢掩汝之善茲我有烝嘗之祭大享先王則爾祖亦與享之蓋功臣得以配享于廟我念爾之祖父則亦必念其子孫作福作災皆

爾之自取予亦豈敢以非德而賞汝乎此章見得盤  
庚賞罰並用既不敢用非理之罰又不敢用非德之  
賞盤庚之心惟有大公至正而已古之有大功于王  
室者其獲報如此之厚先王忠厚記人之功不敢忘  
人之勞蓋至于後世子孫而猶不忘伊陟象賢復相  
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皆賢者之子孫也然則春  
秋何以譏世官曰念先正之功而錄其子孫之賢此  
先王之公心也不擇賢愚而世授以大柄此後王之

私意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  
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  
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  
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今我告教汝以行事之難言事不可輕易當如射之  
志于的然射之志于的必詳審而後發苟以為輕易

則發之必不中矣汝羣臣于遷都之舉不知深圖熟慮言語輕發遂以為不可遷豈不失之太輕易乎老成慮事深遠反不從其言是侮之也孤有幼本未有所知汝今苟不遷而他日孤有幼者懼其害是弱之也各思長久其所居不可為目前一時之計勉出汝之心力以聽我一人之謀一人之謀本為長厥居之計也無有遠而踈近而親我但公其心以為賞罰汝之用罪者吾必有罰以伐汝趨死之路汝之用德者

吾必有賞以彰汝向善之心禍福皆汝之自取也邦之臧善去害趨利舍危就安皆汝衆之謀非我一人之所專若其既遷之後而苟有不善焉則我一人有過失之罰善則稱人過則歸己之意也凡爾衆其惟致告謂爾衆當以吾言徧告其下蓋時臣下之聽命亦有未及聽者盤庚慮其如是故為此言使人人皆知余心自今至于後日汝當舍其舊而新是圖前日之聒聒險膚置之弗論矣自今而後各恭爾之職事



言當遷都也齊汝之位分言臣當從君也度汝之口  
言汝之所言者當合法度無如前日之動浮言也罰  
及爾身弗可悔我本無用刑之心爾若違命不從事  
者不恭位者不齊口而不度至于用刑罰則我亦不  
得已而用汝亦無可悔矣末之二句嚴以刑罰盤庚  
之心欲使臣民之從之者為何如耶此篇乃盤庚直  
情以告臣下皆其心腹之言若父兄之所以訓子弟  
涵泳其言者可以默識矣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誥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  
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此數句史文也中篇乃其將遷之詞合臣民而告之  
也上篇未遷之時其人心咨怨故盤庚之言不得不  
嚴切中篇將遷則人心已畧信矣猶未全信之也故  
告之之辭稍緩下篇已遷則其辭尤緩作史者述其  
意謂盤庚作者率民而起涉河而南以遷也當此之

時道路之間跋履之勞人情得無懷舊土之安乎又況于此時信者半疑者亦半不得不以善言而訓其不率者誕大也大告以言而誠信用孚于衆人之心彼臣民咸至于王庭亦皆以誠信而應上之命無敢有褻狎者此有以見君民之交孚也雖然天下至大也萬民至衆也其所以服役聽命者豈無人哉于是乎有聖人出焉為之統制為之整理凡所以云為注措則風起聲隨雲合影應焉慮其有不從者今而盤

庚遷都之謀以口舌代斧鉞回曲宛轉旁譬方喻又從而以至誠聽神之說以警悟之斯民于此宜其變前日不從之心為今日樂從之意可也又且優游不進咨嗟出怨言豈盤庚不善于化民歟抑民不肯從盤庚歟曰遷都之大事也盤庚之率民民非不從蓋自湯而至于今凡五遷都民之困于是役為已久矣力罷氣乏憔悴勞苦何況盤庚至此復遷則其咨嗟不進非民之罪也是亦當然之理耳余故表而出之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  
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  
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君甚貴而民甚賤君至尊而民至卑盤庚升其民而  
進之君不以貴且尊者臨其民而民自忘其卑且賤  
此三代所以與其民不薄也曰明聽朕言足矣又曰  
無荒失朕命此丁寧重復之意欲使聽者之專也古  
我前后以商家先王之故事告之也我前后一舉措

動作無不惟民之是順故民以安其君之政而與君相與以同其憂孟子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是也君惟民之承而民與君同其憂是君與民一心也豈有所行之事而不順天時者浮者順從之謂也殷降大虐謂囂與相皆為水患是也先王所以不安其居有所作為者無非視民之所利而遷此商家之故事也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

比于罰予若顓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我古后之事聞于後世者如此汝何以是為念乎我之所以遷者亦猶先王之遷也承順汝民使汝惟喜樂康安之是共豈以汝有罪戾之故遂遷勞頓使汝比近于罰乎汝民切勿有他疑也我之若順呼顓爾民使懷安于此新邑者皆惟汝之故欲以大從汝之志願也民之所志者在于好安惡危好利惡害而已

吾之遷者正欲以安利之是從汝之本志也今予將  
用汝以遷安定厥邦舍前日之害而趨今日之利則  
汝之志得矣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  
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  
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  
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  
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子豈



汝威用奉畜汝衆

昔我先王憂民之憂而民亦憂君之憂我今則亦憂  
民之憂如先王而爾乃不能憂君之事如先王之  
民朕心之所困者在于欲遷而民弗從也汝曾不以  
此為憂乃皆大不宣布汝之心敬念其誠信以感動  
我一人方且背後扇為浮言以惑衆不以利害之真  
實者而告其上汝心之不展布而敬念以誠者未  
有盡也爾所以如此者特自取其窮苦而已豈有利

于汝哉譬之乘舟然必濟而後可不濟則舟中所載之物必臭敗矣新邑之安當決意以遷則可若猶豫遲回而不進則無有生生之理矣爾忱不屬惟脊以沈我觀爾之誠信不相聯屬進而聞我言則惟我之信退而聞衆人之論則皇惑心無定見一可一否一進一退此其誠之不屬也終必歸于沉溺而已爾何不試稽考其是非利害之所在凡人于是非之不明而利害之不審者失于不知稽考而已汝試稽考之

則是非利害自灼然于心苟其不然則他日罹其禍  
害雖自怒何所瘳乎猶言悔之無及也汝不謀為長  
久之計以思其災害則是汝大相勸勉而從憂患也  
勸憂者若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也今雖有今  
日之安而後日無久長之利汝安得生生之理長在  
于人之上乎今我命汝以純一其心當一心聽我言  
無有遲疑進退之意起穢惡以自臭敗恐人倚乃身  
迂乃心盤庚明言告之恐奸人好生事者倚汝之身

以迂曲汝之心唱浮言以鼓動人心遂文飾其說以謂  
衆人之情如此盤庚懼其有此等人汝民不可輕信  
也我之意但為迎迓接續汝命于天而已遲回于此  
舊邑則汝無生生之理是命已絕矣今而共遷新邑  
去危就安豈非迂續乃命乎予豈汝威哉特奉承畜  
養汝衆人而已此篇專以告民併及其臣故其言詳  
緩優游比上篇不同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

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在朝之臣其祖父昔嘗為先神后之臣我先神后既勞爾之先故我以羞進爾用懷安爾亦念我先神后之故汝豈可不知此意當遷而不遷則失于政也不當遲久而久是陳于茲也我高后之神靈對越在天重降罪疾于我且曰何故虐我之民而不遷乎此盤庚罪己之意既言高后之罪罰及已然後言及于民及于臣又及于其具乃貝玉者質之鬼神以為誓者

也

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盤庚既言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我又言汝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必及爾民汝萬民不能趨生生之理及我一人謀所以同心遷都故先后大降與汝以罪疾其說曰何不及我幼孫盤庚比同其心乎先后有爽

明之德自上而罰汝汝將何道以辭其責乎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  
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  
死

盤庚既言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民矣又言臣不遷  
則鬼神之罰又將及臣古我先后既勤勞爾臣之祖  
父我亦念爾先祖之勞而用汝俾汝共我畜養其民  
汝反有戕則在其心傳曰毀則為賊則者有物有則

之則同凡事莫不有法度有準則汝則戕賊其則我  
先后安爾之祖父言爾祖父與我先王君臣之際相  
安而無有不足之處汝有戕則在心則汝之祖父既  
不安而我先王亦不安故乃祖乃父必斷棄汝而不  
救汝之死言冥冥之中必有譴責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  
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盤庚先言臣之不遷則鬼神之責將及爾臣又言爾



臣之中有貪鄙在位取人之財貨無恥者則鬼神之  
責亦必及之亂治也茲我有治政之臣汝之共天位  
者或有黷貨無厭道塗之間遷徙之時民有寶貨暴  
露乃具而有之則乃祖乃父丕大告我高后曰作大  
刑于我之孫遂開導我高后重降弗祥之事于汝身  
而不汝救鬼神之德無私豈私其子孫而不罰之哉  
凡此四段皆是盤庚質之鬼神先言已次言民又次  
言臣之貪貨者區區以鬼神之說告之無乃失之誣

乎然臣民端不可誣也說者謂商人之俗尚鬼盤庚懼已德之不足以感民遂借鬼神之說以警動其心俾知所畏殊不知幽明一理神人一致人之理即神之理也合于理者必合衆人之心必合鬼神之心不合于理者必不合衆人之心必不合鬼神之心自後世觀之誠心既不足遂以鬼神為渺茫荒忽之事岐幽明為二致矣盤庚遷都之舉正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豈誣也哉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  
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今我告汝之心已一定而不可易矣汝當長敬我言不可既敬之而又輟也汝當大憂念我之言而行之不可計小害而不從也能永敬大恤則君民相通無有所棄絕相遠矣汝又當分其謀分其念各人自為

謀念以相從于我不可同為一謀合為一辭以為不  
可遷若如此只是一偏之私情但知此之利害而不  
知彼之利害安得有公正之理乎汝但人各自為謀  
不可合為一說則中正之理自設于汝之心矣中者  
只是人同然之理人皆有之何待設正恐羣臣徇于  
私情之一偏則中正之理亡故必設中于汝心此二  
句只是謀欲其異則理終歸于同也又懼夫道塗跋  
履之際有姦人乘間而發不得不先有以警之如有

不善之人不道之人顛倒而踰越則不順理之人與  
乎不恭敬者暫遇人而暫為劫奪者為惡于內外也  
如有此等人我當小者劓其鼻大者殄滅而絕之不  
惟及其身而併及其家使無有遺育無使移其種類  
于此新邑雖未有此事而不得不先為之慮也觀盤  
庚于首篇之末章曰罰及爾身弗可悔而終篇又為  
是言非古人重于刑罰也首篇而使之必從中篇則  
懲其姦宄亦使之必從盤庚之用心可知矣往哉自

今以往長趨生生之理今予用以汝遷則永建爾之家汝當共為無窮之計也前言安定厥邦邦既安定則家可以永建詩曰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者如語所謂居其所之所同蓋有土後得所先邦而後家理也亦勢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下篇乃盤庚已遷之後事既定矣則以腹心之事直  
說示人所以慰安撫摩之不比上中二篇懼其不已  
從則鋪陳禍福利害至此則無用示以禍福利害矣  
然自綏爰有衆下至于用宏茲賁此一章乃是慰安  
人情使之不疑自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而下至終篇此一章乃是戒羣臣一心以敬民不可  
以營私為念此其一篇之大義也既遷之後莫定其  
民之所居乃正其宗廟社稷朝市之位雖然如是當

人情乍離舊都而至新邑情有未安事有未便豈無  
動念又况前此不從其君以遷安知今日事定之後  
其君得無按舊過以誅戮乎此其情又不能無疑盤  
庚所告有衆而必先安之正所以絕他人之動念而  
示之以無疑也無戲怠懋建大命令則既遷于此長  
為生生之計是爾之大命于此乎立民生在勤勤則  
不匱汝不可以一時遷徙跋涉之勞而遂為戲狎以  
度日遂為怠惰以偷安當勉立汝之大命可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天下之亂常生于斯人之有疑心漢光武拔邯鄲吏得民毀謗之書會諸將而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此正是絕人之疑心也盤庚恐人情有惑疑其上故以心腹腎腸開心見誠而直告以朕志之所向言我今

以舍其舊而新是圖汝前不從我遷都之罪今亦置之不復論矣爾不可相與共為忿怒相協比為讒言以謗我又告之以當遷之意古我先王謂仲丁河亶甲祖乙是也我先王將欲多大前人之功故遷都而適于山依山以為固庶幾其無水患以降下其凶德求其嘉美之功于朕邦而已豈有他哉不意今我民猶未免夫水患蕩析離居無有定止事勢既如此安得坐視舊邑之害乎此所以不得不遷耳民不知我之

本心將謂何為復震動萬邦之民以遷乎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  
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  
違卜用宏茲賁

高祖成湯也湯興王業在于亳邑天之意將興復我  
高祖之德故使我居亳以從高祖之舊天道幽難測  
何自而見之耿邑之不安其居則天之意固有在矣  
天意復我高祖之德而治于我家余豈能違天乎朕

于是及篤厚欽敬之臣恭承民之命以永地于此新  
邑蓋賢者之見亦與天同也盤庚之時其不從以遷  
者雖羣臣唱為浮言以動衆而當時之賢者亦未嘗  
以不遷為利也若曰無侮老成人若曰朕及篤敬則  
臣下之賢者已與盤庚之志合矣盤庚安能違賢者  
之謀而徇衆人乎亦猶伐商之役邦君御事皆不從  
而周公之所深信者十人之知帝命而已肆予冲人  
自謙辭也弗廢其謀汝衆人之所謀以為不當遷者

非我敢廢爾之謀而不用也極其至則在于用善而已天之意也篤敬之臣也此皆謀之至善者也各非敢違卜又况人謀鬼謀之皆合有如卜之鬼神而卜以為吉則又其可違乎以是知盤庚非違衆而自用以天之意賢者之意鬼神之意合是數者之謀而用之所以能宏大其賁飾也我之所以遷都者正為賁飾其前人之業與今日之治也得天人幽明之意而無間則所賁者可以鋪張而宏大之矣此章所以破

羣臣之疑情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  
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  
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  
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此章深戒羣臣革去前日之舊習而為他日之遠圖  
所以為他日之遠圖者莫若專一其心以敬民也合  
內外大小之臣而告之曰凡爾外而為邦伯者諸侯

之長也內而為師長者公卿之列也百執事之人布于列位者庶幾皆當以惻隱為心惻隱者愛人之心也人誰無此心但恐其為利慾所蔽則知有一己之私而不知有民之可愛予其懋簡相爾我所以勉爾簡擇爾使爾為我之輔相者亦賴汝敬念我之衆民念之不忘敬之不忽也好貨之人朕所不任蓋心在于貨財則一意營私豈知有民如此等人我之所惡也惟是以生生長久為慮者鞠養人者與乎謀人之

保居者如此等人皆是一心為民生生者思欲民之  
得其生鞠人者思欲民之得其養謀人保居者思欲  
民之得其安吾安得不叙其才而用之加其禮貌而  
敬之乎今我既羞進爾告爾以朕志之所順與朕志  
之所否若上文所謂不肩好貨叙欽恭生生鞠人謀  
人保居是也朕志之所否既以告汝汝當無有不致  
其敬切不得以總聚寶貨為心雖曰利已然有害于  
民則已安能獨享其利惟以生生為心則敬民之生



而已之生亦在其中矣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汝之德即民之德  
無有二致式用也用布其德以及民永任一心言當  
純一其心此心苟不純一則貨寶之心必奪之已有  
害于民德安能敷民德哉觀中篇下篇之書所告者  
及于具乃貝玉與夫好貨寶之辭可見商俗之薄其  
不遷者亦以富家巨室謀利于彼故也人臣苟懷一  
利心必無為民之心盤庚乃是洗舊習明示好惡而

一新之也

尚書詳解卷十六